

还珠楼主 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三集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集 第一章

一心向道 软语劝檀郎

拔地移山 驱神通古洞 (1)

第三集 第二章

断蛇移山 穷神出世

春厄盛饌 一友延宾 (10)

第三集 第三章

打擂试登萍 有意藏奸 无心出丑

轻身行白刃 淫人丧命 荡女挥拳 (19)

第三集 第四章

急怒失元神 毒云蔽日妖苗中计

伤心成惨败 飞剑惊芒和尚逃生 (29)

第三集 第五章

小完杀劫 群凶授首

齐唱凯歌 巨寇成擒 (39)

第三集 第六章

忒痴情 穿云寻古洞

临绝险 千里走青螺 (49)

第三集 第七章

十年薪胆 二番僧炼魔得真传	
两辈交期 三剑客中途逢旧雨	(61)
第三集 第八章	
几番狭路 苦孩儿解围文笔峰	
一片机心 许飞娘传信五云步	(73)
第三集 第九章	
无意失霜镢 雪浪峰前惊怪鸟	
有心求故剑 紫玲谷里见仙姑	(86)
第三集 第十章	
萋菲相乘 冤遭毒打	
彩云飞去 喜缔仙姻	(97)
第三集 第十一章	
结同心 缘证三生石	
急报仇 情深比翼愴	(114)
第三集 第十二章	
推云拨雾 同款佳宾	
冷月寒星 独歼恶道	(128)
第三集 第十三章	
秦紫玲神游东海	
司徒平喜救南姑	(142)
第三集 第十四章	
情重故人 玉罗刹泄机玄冰谷	
仇同敌忾 女殃神先探青螺峪	(155)
第三集 第十五章	

鬼风谷神雕救主	
玉影峰恶徒陷师	(166)
第三集 第十六章	
一息尚存 为有元珠留半体	
凶心弗改 又将长臂树深仇	(179)
第三集 第十七章	
紫郢化长虹 师道人陨身白眉针	
晶球凝幻影 怪叫化惊魔青螺峪	(185)
第三集 第十八章	
断臂续身 元凶推巨擘	
追云驰电 妙法散神砂	(201)
第三集 第十九章	
入古刹 五剑客巧结番僧	
煮雪鸡 众仙娃同尝异味	(214)
第三集 第二十章	
银光照眼 奇宝腾辉	
黑眚遮天 妖僧授首	(227)
第三集 第二十一章	
勇金蝉单身战八魔	
怪叫化赤手戏天王	(241)
第三集 第二十二章	
施诈术 诓走锁心锤	
奋神威 巧得霜角剑	(255)
第三集 第二十三章	

败群魔 莽汉盗天书

记前因 藏灵怜故剑 (271)

第三集 第二十四章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 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

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 魔障甘聊瘡痍不羨是
..... (290)

第三集 第二十五章

斩孽龙 盗宝鼎湖峰

失天篆 腐心白水观 (304)

第三集 第一章

一心向道 软语劝檀郎

拔地移山 驱神通古洞

话说众人谈了一会，凌操父女、允中、湘英等又分别拜谢相救之德。白、戴两人忙吩咐收拾洁净房子，与远来诸位道长安歇。湘英、云凤便在私下求文琪、轻云两位侠女，转求玉清大师收在门下。大师笑道：“她二人资质倒是不差。我收了一个张瑶青，怕恩师见怪，担了好久的心并没敢正式的承认，幸蒙恩师允准，收了下来。我不比别位，不会端出老师的架子，只这一个远不知如何教法，又叫我收第二个，我实在不敢从命。我看我大师姊素因同三师妹齐霞儿，俱没收徒弟，我一个人倒僭了先，于心不安。我意欲等事完以后，将戴姑娘介绍到大师姊门下，收与不收那是他的缘分，如蒙收下，岂不是比我又强多了。至于凌姑娘本是仙人的血统，追云叟白老前辈的曾外孙女，她又那么好的资质，我想白老前辈看在仙去师伯母份上，总不能不给她想法吧？”文琪、轻云代求了几次，玉清大师执意不收，只得照实回覆了湘英、云凤。湘英见玉清大师肯给她转介到素因大师门下，知道仙人不会说诳话，只恐与素因大师无缘，又是愁又是喜，背地又私自亲求玉清大师，事完之后，务必将她带走。她的意思是赖定了玉清大师，不管是谁也罢；倘若素因大师一定不收，仍可死跟定玉清大师不走开，无论如何艰难辛苦，好歹死活也要将剑术学成。玉清大师人本和善，被她苦求也就答应。湘英自是心安理泰，惟独云凤为人外和内刚，性极孤傲，见大师那等似拒绝不拒绝的说法，疑心自己资质不够，没有仙缘，十分气苦，也

背地去求了几次，被大师婉言拒绝，只说她目前尘缘未断，日后所遇仙缘，成就在湘英之上。云凤不得要领，不由暗怪爹爹不该早早给她配亲，如果自己早知尘世上还有剑仙，嫁人则甚？越想越悔，对允中也淡泊起来。到了夜深人静便去焚香，在曾祖姑凌雪鸿前祝告，求她默佑早遇仙缘。

到了初二傍晚，云凤从后园走出，路遇俞允中，便将他唤住，道：“你同我到僻静处，我有要紧话和你说。”允中对这位未过门的爱妻，真是爱敬而忘死，时常想到初三一过，好歹择日订婚，早成美眷，忽听云凤却背人和他说话，乐得心花怒放，便跟她走到一座山石后面无人之处。云凤寻了一块石头坐下，允中站在旁边正待用耳恭听，云凤忽然脸上一红，朝他笑道：“你也坐下。”说时似有意似无意的，朝自己的石头上一指。允中闻言，受宠若惊的挨着坐了下来，云凤微微将身往旁一偏。允中初近香泽，虽在平时老成，也不觉心旌摇摇，趁势拉过云凤一只纤手；云凤由他抚弄，毫没有一丝扭捏。允中从夕阳返照下，看见身旁坐着的玉人，真是容光照人，娇艳欲滴，不觉神醉心飞，两只眼睛注在云凤脸上，握住她的玉手只管轻轻握拢，不发一言。半晌，云凤笑道：“你看我好看不？”允中道：“妹妹，你真好极了。”云凤又道：“你爱不爱？”允中道：“我爱极了！”云凤忽然正色道：“我老了呢？”允中道：“你老，我不是也老了吗？以我两人情好，恨不能生生世世永为夫妇，彼此情感自然与日俱增，老而弥笃。人谁不老？老又何妨。”云凤冷笑道：“假使真能如你所说，你我到老非常恩爱，诚然是不错的了。可是万一中道出了阻力，或者遇着什么外来的灾祸，要将我两人拆散，你便怎样？”允中道：“我与妹妹生同室，死同穴。譬如遇着天灾寿限已尽，非人力所能挽回自不必说，要是无端遇见外人的欺侮，凭我两人这一身本领，还怕他何来？”云凤道：“哼，慢说你的那一点本领，连我也不行。就拿这一次同陈圩结怨说，如不是白、戴诸位相助，我们还不知能

否保全性命。如今又加上吕村助纣为虐，两下胜负还难判定。就算这一次得了各位前辈剑仙相助占得上风，冤仇一结，彼此循环报复，再照样来一回，各位老前辈不能永远跟着保护我们，一旦狭路相逢，敌又敌不过，跑又跑不脱，那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何是好？”允中道：“万一日后再遇此事，妹妹要吃了人家的亏苦，我拚着性命不要，也要同他们分个死活；不济则以死继之。”云凤道：“拚死有什么用？如此说法，不要说生生世世永为夫妇，连今生都难偕老到白头了。”允中道：“依你说该怎么样？”云凤道：“我从先何尝不自负本领高强？说也可怜，直到日前见新来的几位侠女，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原来剑仙也是人做的。你真是没志气，眼看许多剑仙侠客在此，不去设法求教，一心只图眼前的安逸快乐，等到良机错过，再遇仇人报复，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今日找你来作密谈，就为湘英妹子已得玉清大师允许，介绍到素因大师门下，我也求了几回，大师只用语言支吾。我想，事在人为，心坚石也穿。大师那人又极好说话，我打算乘此良机，不管大师愿意不愿意，等事完以后，死活跟定大师，求她携带携带。虽然说不得不同你暂时分别，却是去谋那百年长久之计。你也去苦求佟老剑仙收归门下，万一不成，你替我奉养老父，我学成以后再来传授给你。不但日后不怕人欺侮，说不定还许遇着仙缘长生不老，岂不胜如人世的暂时欢娱呢？你是个明白人，你也知道我的脾气，主意已定可不许你事前告诉爹爹，如若走漏消息，这辈子休想我再理你。”一路说着，她站起身来就走。允中忙喊：“妹妹慢走，还有话说。”云凤已走远了。

其实允中何尝没有上进之心，当佟元奇来时，便托黄、赵二人代他恳求收入门下。佟元奇只笑道：“他自有他的安排，何须找我？”允中家道殷富，跟前又守着一个美丽英武的娇妻就要过门，起初原有点见猎心喜，及至见求了两次不得要领，也就愿学鸳鸯不羡仙了。他后来听凌操说云凤、湘英要拜玉清大师，吓了一跳，忙托凌操

劝阻，自己时时刻刻都要留神打听。幸而玉清大师不肯替云凤设法，才得放心。知道云凤性傲，怕羞了她，见面时装作不知，从不谈起。今日见云凤约他到无人之处密谈，满拟是一半天事情解决，和他商量新婚布置，说几句体己话儿，不想云凤说了一大篇道理还是书归正传，要和他暂时分别个三年五载，去从玉清大师学道；好似兜头一盆冷水，直凉到脚底心。允中知道云凤主意已定，绝难挽回，又不敢径去告诉凌操，惹翻了她更不好办，眼看本来佳期又成空想，如何不急？越想越烦，垂头丧气回到前厅。因为明晨便是初三，除有一、二人在外巡守外，余人俱在厅中会谈。允中坐定后只管沉思，几番看见云凤和湘英以及四位侠女，谈谈说说十分热闹，连正眼也不看他，越加心中难受。允中离玉清大师坐得最近，忽见玉清大师对他微笑，点了点头。允中心中一动，暗想，我的心事莫非已被她看出？何不将计就计，明白示意求她不要将云凤带走？剑仙来去无踪，她如决心不带，云凤想走也是不行。正要心中商量明日如何措词，忽听玉清大师笑对佟元奇道：“想是贵派当兴，这两年晚辈所遇见的青年男女，大都宿根甚厚，有的虽不免暂时为世情牵累，结果仍是不久归还本来；真是奇事。”佟元奇道：“一二日内此地事了，听说大师还带一、二位同行，可有此事？”大师道：“晚辈道浅德薄，蒙家恩师不加愆罪收了一个张瑶青，已觉过分，何敢多收弟子？因见戴、凌两位姑娘根基甚厚，凌姑娘是白老前辈的内侄曾孙女，自有她的仙缘，不容晚辈越俎；戴姑娘向道真诚，志行高洁，托了晚辈多次，素因大师兄皈依恩师座下多年，道行胜出晚辈十倍，尚无弟子，意欲等事完之后，将她带到大师兄那里求她收归门下，前辈以为然否？”佟元奇道：“我误收了一个罗九，累我费了若干手脚贻羞门户，异日掌教师兄难免见罪，本不想再收弟子，一则张琪心地根基大致还非不可造就，二则又是优昙大师的介绍，不容不收。我此后抱定宁缺勿滥，不敢随便收徒了。”允中听了，知道玉清大师言中

之意，并没有答应将云凤带走，稍放宽心。不过玉清大师说她别有仙缘，想必是推托之言，即有也在日后，且不去管他。只等事情一完，立刻催促老岳父办喜事，那时夫妻恩爱，再要生男育女，她就想走也不行了。想到这里，不由愁怀顿解，喜形于色。云凤何等聪明，听了玉清大师之言，好似指出她心事表示拒绝，又是着急，适才偷见允中发愁，这会又见他转愁为喜，暗恨他幸灾乐祸，不由心头火起。暗想，你不愿我走，我偏走给你看。深怕玉清大师不允，剑仙飞行绝迹跟踪不上，那时白丢人，还是学不成剑，还想等到夜深人静，再向玉清大师苦求，以死相要。心虽如此，脸上却毫不露出丝毫痕迹，仍和诸侠女谈笑自如。这且不言。

白琦见明晚便是双方生死关头，布置一切非常严整，亲自跑到广场上巡看数次，觉着满意，晚饭后才请佟元奇、玉清大师、铁蓑道人，主持一切。佟元奇辈分最高，也不再客气居中坐下，玉清大师与铁蓑道人分坐两旁，其余各人也都依次就座。佟元奇道：“此番吕村既请有能人到来，决要变更他原来计划，明张旗鼓而来。他既如此，我们也无须藏头露尾。届时仍由白、戴二位庄主为首迎接，我等随后请他们入席，以尽地主之谊，以后由贫道向法元答话，与你们两下排解。倘若言语失和，我便提议凡是双方约请来的人，俱至广场分坐两旁席棚，陈圩、戴家场两方主体人先行登台，一个对一个，用打擂的方式解决两家曲直，如果各方请来旁观的人不服，再行各按本领深浅交手。另外派下数十名村壮预备藤萝等物，抬护受伤的人。我们须要认清敌人，除那苗人姚开江由玉清大师对付外，我专对付法元，铁蓑道友专对付那郭云璞。除这三个比较高明的异派，其余便由小一辈弟兄对付足矣。”分配既定，佟元奇商请铁蓑道人去至吕村探看虚实。铁蓑道人去了约有个把时辰，业已会见魏青探看清楚，回来报道：“姚开江同多臂熊毛太业已到了吕村，还请来了许多党羽。内中有成都慈云寺漏网的三眼红滑薛蟒、丸尾仙狐柳燕

娘、霹雳火尉迟元等。其余尽是吕宪明、罗九旧日江湖上的党羽，虽有几个武功甚高之人，俱都不会剑术。现在有好些人，俱要拜在法元门下学习剑术，听说法元是一例收容，来者不拒。他们准备明日破了此地，便举行拜师之礼，由毛太送回五台山去，法元再到黄山五云步寻许飞娘，会商报仇之计。”佟元奇哈哈笑道：“在成都比剑之后，掌教师兄传谕说，门下弟子此后俱应分途勤修外功，那一伙为害人间的淫贼巨盗，正没处去细搜他们，难得就此机会他们自投罗网，再妙不过。不过明日交手，一定死人甚多。胡奴手下的官府，平日不会化民劝善，遇到两村械斗，事前装聋作哑，决不先为晓谕排解，化干戈为祥和，一旦闹出事来死伤多人，两家兴讼，牵累上百十家人破产打官司。我们如果事先没有准主意，明日虽然大获全胜，戴家场仍是脱不了干系。最好请大家注意，如遇吕村、陈圩带来的本乡本土人氏，除主恶外只可生擒不可伤害，以免日后涉讼。事完以后，再留一、二位同道在此暂住些时，倘若兴讼便去警告官府，省得牵累良善。事前再双方约定，自事自了，决不动官。好在这里僻处深山，如果当事人不去控告，官府不易知道，纵有耳闻，无人出头也就罢了。”这一番话，大家都非常佩服佟元奇老谋深虑。到了三更向尽，忽然前面望楼上号灯招展，锣声大震。白琦大吃一惊，疑是吕村不守信义，黑夜偷袭戴家场。但是敌人有好些俱会剑术，为何公然由正面谷口进人？一面下令准备，自己约了玄极、心源飞身出去观看动静。等到会见来人，才知俱是自己的好友和同门师兄弟等，连忙接了进来与众人相见。原来日前白琦到了善化去寻罗新不在，只见着罗新的弟子楚鸣球，等了几日不见罗新回转，便托楚鸣球等罗新回来转告，自己仍回戴家场等候。白琦走后，楚鸣球非常替他关心。自己因奉师命不能走开，正在为难，忽然日前来了罗、白二人的好友湘江五侠中的虞舜农，楚鸣球便把白琦之事相告。虞舜农闻言动了义愤，赶回湘潭把湘江五侠中的黄人瑜、黄人龙、木鸡、

林秋水约齐，还约了善化关帝庙岳大鹏，俱是有名的侠士，连夜赶到戴家场。谷口防守的人见来了步履如飞，形迹可疑，展起号灯，才引起这场误会。戴家场平立又添了几位侠士，越加安心静等明日交手，不提。

到了初三早起，大家一齐聚集前厅。各人按到佟元奇分配的职守位置，自去依言行事，只剩下白琦、戴衡玉、许超、心源、玄极，以及玉清大师、铁蓑道人、万里飞虹佟元奇三位剑仙在前厅静候。湘江五侠把守谷口，直到辰牌时分，不见敌人踪影。众人正在奇怪，忽听“轰隆”一声大震过去，外面好似地裂山崩，人声嘈杂，响成一片。厅中八位剑侠急忙出看，只见鱼神洞那边，尘土飞扬起有数十丈高下，村民惶惶，恍然大祸将至。白琦连忙下令传谕众人，此乃妖法不能伤人，大家务要镇定，不许自己惊惶。这些村民平昔都受过训练，早听人说三位庄主，请来了不少剑仙侠客为他们帮忙，适才以为地震，个个惊惶，现在见庄主同了几位剑仙出来，只震了一声立刻停止，以为定是剑仙法力，又见白琦传令，也都安心，不敢妄动了。玉清大师知是吕村来的妖人弄的玄虚，正待迎上前去，忽见两道剑光，文琪、轻云两侠女双双飞至，说道：“弟子等四人奉令空中巡守，适才走至鱼神洞那边，忽见山崩地裂一声大震，压在鱼神洞上面的山峰平空自起，把鱼神洞顶捣去将吕村故道打通，却不见有人过来。现在何、崔两位姊姊在彼防守，特来请示。”交代已毕，仍回原处防守去了。顷刻，何玫又御剑飞报：“鱼神洞旧道被吕村用妖法打通后，现由吕村那边出现十二个披头散发奇形怪状之人，各执长铲、条帚打扫洞中沙石，看上去蛮力很大。这边的人同他答话，他们都好似目定口呆，只顾慢慢平治洞路，不发一言。弟子等因遵法谕未敢妄动，特来请示。”佟元奇道：“知道了。尔等仍守原地，我们随后就到。”何玫奉命去讫。佟元奇道：“敌人嫌正面路远，故意用六丁开山之法，打通鱼神洞旧道，以为先声夺人之计。大师有何高见？”玉

清大师道：“据晚辈观察，那十二个人必是吕村乡民，受妖法支使，力大无穷。他们先用妖法将山路打通，却故意驱使六丁附体修平洞路，等到洞路修平，他们再好整以暇，走将过来，这无非是苗峒妖术，存心炫人耳目。我们只须装作不知迎上前去，待等他们走过那洞时，晚辈当略施当年小术，使其知所警戒。”佟元奇道：“大师昔年妙法通神，又从优昙大师寻求正道，佛力无边，我们今日可得开眼界了。”玉清大师道：“旁门左道，为了戴家场生灵不得不重施故技，前辈太夸奖了。”大家正在说话，轻云又来飞报道：“那十二个怪人业将山路修平，离这边洞口不远，忽然隐形不见。对面尚无动静，只鱼神洞旁山坡之下，有一穿得极破烂的花子，在阳光底下捉虱子。我们因见山崩洞裂，沙石翻飞，他神态自如，有些奇怪，后来再去寻他，却不见了。”佟元奇仍命轻云回守原地，对玉清大师道：“看这情形，明明是敌人故弄玄虚，来惊动我们好迎上前去，他却慢慢动身让我们久等，以便遂他轻视之心罢了！”玉清大师道：“这倒不消虑得。”说罢，掐指一算，然后说道：“今日乃是未日，苗人按方向日干生克，要午时才得动身。鱼神洞有四位侠女在彼防守，相隔甚近，又曾再三叮咛小心应付，决无差错。我们迎接太快，反招他轻视，疑我们慌了手脚。最好不去理他，算准时刻，连四侠女俱都召回，到了己未午初，由白庄主一人前去迎接他们进来，晚辈在暗中跟随。只须如此如此便了。”

商量定后，白琦又陪着这几位剑侠步至广场，看了一看。这广场正对着戴家场大门，背后是一座大山峰，山峰两旁又突出两个小山峰，恰好将这一片广场包围，两座席棚便搭在那两座小山峰的半腰上，斜对着当中的擂台。自从佟元奇、玉清大师先后到来，早先的布置好些变更。改由两座席棚下起步，在每个席棚前面二丈远近，先埋下一根莲花桩。这莲花桩用莲木块做成，形似莲花，木板底下却用一根细竹竿顶牢插在土内。桩前四五尺远近，用极细的黄沙堆

成三四丈长尖顶的沙堤，沙堤两尽头相对处相隔丈许，又有两个莲花桩，分插在两方沙堤之内。再由此折向擂台方面，尽是锋利无比的三尖两刃刀，刃头朝上，长短不一，排成各种式样的道路，直达台口。又有两个莲花桩，比先前两个却来得大些，竹竿也要细些。两边棚相隔原不过十多丈，遥遥相对，离正面擂台更近，才只六七丈远。白琦成心要显露他湘江派的绝顶武功，才用这各种的布置。双方比武的人，各由擂台纵到那随风摇摆的莲花桩上站定，遥向对面，道一声请，再由莲花桩上纵到那平整如削的沙堤上面，先不奔擂台，各用登萍渡水，草上飞的功夫，顺着沙堤直奔两棚相对的中心点，纵到第二个莲花桩上。这时双方相离不过丈许，可以在此各说几句江湖上的交代，然后举手再道一声请，就在桩上站定，随意使一个架式，转回身纵到那数丈长的刀堤上面，顺着刀堤直奔擂台，纵到第三个莲花桩上，跳上离地四五丈的擂台上交手。这三个莲花桩，一个比一个不同。头一个插在土内，还稍结实，第二个插在沙内，跑在沙堤上面原不准有脚印，再由沙上纵到莲花桩上岂不更难，末后刀堤倒还不大紧要，最难是由第三个莲花桩上往台上纵，非有绝项轻身功夫如何能办得到？白琦同众剑侠巡视一遍，觉着满意。再看时光已交己未，白琦这才同了玉清大师，一明一暗，往鱼神洞口而去。

第三集 第二章

断蛇移山 穷神出世

春危盛饌 一友延宾

话说白琦别了诸位剑侠，整了整衣带，独自往鱼神洞走去。刚离洞口不远，便见轻云、文琪两侠女从空中飞至，见了白琦报道：“我四人因见鱼神洞方面无甚动静，遵了佟师叔法旨，暂时不要在洞口露面，只在空中来往巡守，直到这时仍无动静。适才玉清大师隐身先到，看了看形势同起立的那座孤峰，叫我等对白庄主说知，少时如见敌人由洞中走来，上前迎接须要故作不经意的神气，等来人出了鱼神洞约有半里之遥，然后再按照玉清大师所说做法便了。”白琦闻言，默记心头。文琪、轻云交代已毕，自去依照适才佟元奇所语准备不提。白琦赶到鱼神洞口，天光业已交午，正待寻一个隐身之处躲藏，等敌人到来再行出现，刚走到一个岩石后面，忽见上面睡着一个相貌奇丑的叫化，将身伏在石上睡得正香。先还没有注意，刚想另寻一块山石坐下，忽听那花子口中喃喃说出梦话，道：“好大胆的东西，真敢一个人往这里来，我把你一把抓死。”白琦闻言，心中一动。暗思：适才轻云回报，也说这里发现过一个花子。这几年全湘年景甚佳，人民都安居乐业，深山之中那里来的花子？那人形迹可疑，倒不可对他轻视呢。只见这化子一边说着梦话，倏的翻身坐起，右手起处抓起一个粗如儿臂的大蛇，头大身大，二目通红，精光四射，七八寸长的信子火一般的吐出，朝着那花子直喷毒雾，大有欲得而甘心的神气。巨耐蛇的七寸子，已被那花子一把抓紧，不得动转。那蛇想是愤怒非凡，倏地上半身一动，就在这屈伸之

际，猛从那花子所坐的一块大石身后，伸起两三丈的蛇身，遍体五色斑斓，红翠交间；刚伸出来时，身子笔一般直，身上彩纹映日生光，恰似一根彩柱。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白琦骇然转瞬之间，那蛇倒竖着下半身，风也似疾直往那花子身上卷去，将那花子围了数匝，掉转长尾往花子脸上便刺。白琦见势不佳，刚要拔剑上前，那花子喊一声好家伙，他那一双被蛇束紧的手臂，不知怎的竟会脱了出来；左手依然持着蛇头，右手已然抓住蛇尾。那蛇虽然将花子身躯束住，却是头尾俱已失了效用，一面使劲去束那花子，一面冲着花子直喷毒雾，那花子和那蛇四目相对，一眨也不眨。白琦已觉这花子决非常人，正要移步前进，那花子瞪着双目，好似与蛇拚命，不能说话，见白琦近前，一面摇着持蛇尾的右手，两只眼睛冒出火来一般，倏地大喝一声，双臂振处，蛇身已然断成好几半截，掉在地下。那花子好似有点疲倦神气，站起身来弹了弹身上的土，身上所穿的那一件百结鹑衣，被那条怪蛇一绞，业已绞成片片，东挂一片西搭一片，露出漆黑的胸骨，和铁一般又黑又亮。那花子满不作理会，连正眼也不看白琦一眼，懒洋洋的往岩侧走去。白琦正要追上前去请教，遥闻鞭炮之声从鱼神洞那方传来。刚一迟疑之际，忽然何玫如飞而至，见面说道：“敌人业已从吕村起身，玉清大师叫我请白爷快去洞前等候。”说罢自去。

就在白琦和何玫说话顷刻之间，回头再看，花子业已踪迹不见。白琦也无暇及此，只得飞步往鱼神洞便跑，好在相隔不远，一会便到。及至到了洞口，因为洞顶已经揭去，前看十分明显；先还只听鞭炮之声没有什么动静，一会工夫，看见有二十多人装束不一，僧道俗家均有。为首四人，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穿着极华丽的衣服，还有一个穿着十分特别。渐渐走近前来，才看清那人身高七尺，发披两肩，额上束一个金箍，上半身披着一张鹿皮作的半臂，露出一只右膀，上面刺着五毒花纹，腰际挂着一串铜圈，一把带鞘的苗